

劉半農

CHINA MODERN
PROSE CLASSICS

大衆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劉半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CHINA MODERN
PROSE CLASSICS

大象文学出版社





就用不着编辑人，只须请投稿人将稿件直寄排字房，就什么都完事了。

总而言之，我对于无名作者的稿子是否一概抹煞，现在及将来，均有事实可证，无须空口说白话。至于选择上，自然是各有各的眼光，也自然是不免因此而有委曲诸君处。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即使换一个别人来，他的眼光也就未必不别有所偏。我只能尽我的心，与投稿诸君开诚相见，正合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那两句迂话而已。

（十五年七月六日北京）



译《茶花女》剧本序

《茶花女》快要印在了，吓！刚巧碰到了这样的大热天，还要挖空思想出什么话来凑成一篇序，岂非自讨苦吃？

我以为小仲马是不必介绍的，因为凡是读法国近代文学史的人，无不知有小仲马；《茶花女》一剧是不必介绍的，因为凡是读小仲马的著作的人，无不先读《茶花女》；《茶花女》剧中的命意与思想是不必介绍的，因为所有的的话，剧中都已写得明明白白，正不必有什么低能儿去替他乱加一阵子注疏。

虽然小仲马在《茶花女》出世之后的十五年，曾做过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把十五年中法国官场以及一般社会对于此剧所取的态度与所用的手段，一一叙述，并一一加以辩难，而我却以为这样的一篇文章，尽可以不必译出。因为他是对着法国人说话的，而我们可是中国人！

法国的社会是很守旧的，不错，凡是到过法国的人，都可以知道法国的一般社会，真是旧得可以。但是旧尽可以旧，却是有活气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所以要是一旦有了什么个新说，与原来的旧说不能相容的，社会上就可以立时起一个大波动。

中国的社会却并不如此。说是旧罢，六十岁的老翁也会打扑克。说是新罢，二十岁的青年也会弯腰曲背，也会摇头，也会抖腿，也会一句一“然而”。实际却处处是漠



不关心，“无可无不可”。

因此，严又陵译《天演论》也罢，译《原富》也罢，译《穆勒名学》也罢，一般青年文学家介绍易卜生也罢，介绍托尔斯太也罢，介绍罗曼罗兰也罢，在中国看去，都好像是全没有什么。杜威来了么？这只是个美国的老头子罢了。罗素来了么？这只是个英国的小老头子罢了，太戈尔来了么？这也只是印度的老老头子罢了。到得欢迎的宴会开完了，桌子上的果皮肉骨扔到了垃圾桶里，此等诸老的思想理论，也就全都扔到了垃圾桶里了！

因此，《茶花女》在中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或者是当作闲书看看，或者是摘出一张“幕表”(!)来编排编排，归根结底，只是扔入垃圾桶而已。而他们法国人，可竟为了这一出戏，引起了社会上十五年的波动，也就未免太傻了。然而我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把这一出戏译出，意思里可还希望国中能有什么一个两个人，能够欣赏这一出戏的艺术，能够对于剧中人的情事，细细加以思索。国中能有这样的一个两个人没有？要是有的话，我把这一部书呈献给他。

(十五年七月七日北京)



谨防扒手!!!

我一向也会听说过有什么“抄袭家”也者，在别种刊物上闹得鸡犬不宁，好像是公共场中闹扒手似的，虽然被扒的不是别人，而我们听见了，却不得不连忙摸一摸口袋，免得到了临时大呼哎哟！

不幸现在竟要呼哎哟了！

本刊第五六两号所登逍遥生的《词人纳兰容若》一文，现已有人告发，是向别种刊物中抄来的，而且连证据也已寄到。逍遥生来信中，别有真名，连住址也写得明明白白。但我以为这可以不必宣布，只须知道了我们遭到了扒手就是了。

其实此等扒手先生，既有这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也尽可以到别方面去好好发展；在我们贵国里，有的是此辈大试身手的地方，而不幸竟只来光顾我们，也就未免可惜了。

此辈是防不胜防的，因为我们所读的当代刊物很少；即使认真读，也决然读不全，正如我们虽然要防扒手，也只能防到相当的程度，决不能把两只手永远摸着口袋，不做别事。为此，我要敬请诸位读者先生好好的帮帮我的忙，务期有案必破，使此辈不敢尝试，是不特区区之幸，抑亦诸翁先生之幸也。

（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北京）



校点《香奁集》后记

韩致尧《香奁集》，余所见有三本。一《全唐诗》本，一吴挚甫《韩翰林集评注》本。两本所异，要有三端。《全唐》本小传称“《翰林集》一卷，《香奁集》三卷，今合编四卷”，而书中乃析《翰林集》为三，合《香奁集》为一。《评注》本则《翰林香奁》二集，均析为三。此一异也。《评注》本《香奁集》有序；《全唐》本无序，其《全唐文》中所录“《香奁集》自序”，则仅有“遐思宫体”已下一节，前半尽付缺如，盖妄人重文轻事者之所删乙。此又一异也。《评注》本有《初赴期集》、《半睡》、《南浦》、《深院》《荔枝》诸章，《全唐》本均未载。又《评注》本《咏柳》二首，《全唐》本只一首。《全唐》本《想得》一首在《春闷偶成十二韵》之后，而《评注》本则在《闺情》之后。至《评注》本所载曲子《浣溪沙》二首，《黄蜀葵》《红芭蕉》二赋，《全唐》本自在不录之列。此又一异也。舍此三异，两本正文旁校，什九相符。或其初原是一本，传写既频，好事者为之任意补割，遂乃歧而为二耳。集录诗文，不外二法：曰按体，曰编年。两本诗体错乱，初意必是编年之作。而《闺恨》一首，原注壬甲年作。后接《袅娜》一首，原注丁卯年作。后越《多情》、《偶见》、《个侬》三首，接《无题》四首，原序谓辛酉年作。按丁卯在辛酉后六年，壬申又在丁卯后五年。今前后倒置，则又显非编年，两本大病，其在兹乎。至其校订讹



异，固自可取。然又仅言“一作”，不记出处，亦疏漏不足为训。此外别有竹坞钮氏袖珍本，康熙癸巳吴郡朱绳初复刊，并按旧本编入拾遗四首，附录《思录旧诗》一首。此本按体编排，甚便读者。今兹所刻，即以为据。其有此本所未收，而见于《全唐》、《评注》两本者，则别为录出，附载卷后。惟《评注》本所录《黄蜀葵》、《红芭蕉》二赋，不当混入诗中，故从节省。《全唐》、《评注》两本所载旁校，今亦一一移录，但仍以此本为主。譬如此本本文作甲字，别两本本文亦作甲字，下注一作乙字者，自应直录；其或此本本文作甲字，别两本本文作乙字，下注一本作甲字，则今刻本文仍作甲字，下注一本作乙字；庶几兼收两本之益，仍留此本之真。或原校失之疣赘，如“奩”下注“一作簾”，“崔国辅”下注“一作辅国”之类，虽为识者不取，要自无伤，故悉仍其旧。致尧诗工夫风格，别有余友沈二作序论之，余惟一己之所深好，故为点校重印。昔居欧洲，案头常有此集，偶心意苦闷，翻取《五更》、《南浦》诸章通之，每每可解。而生平拘谨，见女人不敢正视，至今犹然，甚矣人之诋谟此集者之无聊也！且男女之欲，无殊饮食。必欲抑之，转酿横决病苦诸厄。仲尼采郑卫之诗，渊明作《闲情》之赋，此其所以不可及。而今古妄人，必以绝欲灭情为圣，抑又何耶！

（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北京）



神州国光录

南阳邓文滨所作《醒睡录》（同治七年成书，光绪初申报馆出版）第三卷中有“京华二好二丑”一节。二好是：字好，相公好；二丑是：白日大街遗屎丑，八股时文丑。其遗屎一节云：

何谓遗屎丑？厕屋者，行人应急所也，而都门以市衢为厕屋。狭隘胡同无论矣，外城若正阳门桥头，琉璃厂东西，内城若太学贡院前后街，东西四牌楼，皆百货云集，人物辐辏之区，其地无时不有解溲屈躬者。间有峨冠博带，荆钗布裙，裸体杂处，肉薄相逼，光天化日之中，毫不为怪，早晚间堆积累累，恶气秽形，令人不可向迕。而巡城官吏，无有以全羞恶，肃观瞻，荡秽瑕，免疹疫，经画区处者。故曰白日大街遗屎丑！

不要说外国鬼子了，便是我们南方蛮子到北京来，看见了小胡同里一簇一簇的小屎堆，大街上一摆一摆的大屎车，心中总不免有“观止”之叹。初不料六十年前，还有那么样的洋洋大观。夫六十年直花甲一周耳，以花甲一周之中而国粹沦亡有如此者，此忧时君子之所以仰天椎胸而泣血，而且大放其狗屁也！

明江宁顾起元所作《客座赘语》卷五中，有这样的一



节：

晋纳后，六礼之文皆称《皇帝咨》。后家称“粪土臣某顿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时刺史二千石，拜诏书除辞阙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

从这上面，我们知道“臣”与“奴才”之外，还有“粪土臣”这样的一个好称呼，这真是找遍了世界万国的字书找不出来的一个好名词。呜呼！生乎古之世，吾其为粪土臣乎？生乎今之世，吾其免于为粪土臣乎？或曰：你休想！你是什么东西！你既不是国丈，又不是刺史二千石，离粪土臣还有一万年！

同书同卷又有这样的一节：

宋孝武至殷贵妃墓，谓刘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

据说小鬼头采取了中国《金瓶梅》等书上的事实，纂成一书，以见中国民族之卑劣。若然这等事实也给他们采取了去，不知又作何等论调。然而人家说什么，尽可以不问，在我们看去，总是国粹，总是国光，总是精神文明！

（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北京）



开学问题

现在国立九校的开学与否，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成问题者，无非为了几个钱字。

因为我也九校中一校的教员，所以不免也要说几句说。

照理，付钱就作事，不付钱就不做，这是干脆而又干脆的一句话；而且“前帐未清，免开尊口”，也是我们中国社会中的一条习惯法。

不过，我们中国是有“特别国情”的，尤其是在“此刻现在”。这特别国情四个字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总可以得到些特别的结果；把它应用到首都的教育上来，那就是：

你要说学么？开你的！谁有闲工夫来管你的钱？

你要不开学么？那更好！破坏教育的是你，我可并没有教你破坏。

瞧！这是多么巧妙，多么玲珑的手腕！

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先生们，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完全明白：你即使不开学，他们还仍是中怀坦然，昼不愧于人，夜不愧于鬼！如其不信，便看看那位“大磕头儿威灵吞苦”罢，他是被人家推为贤人政治中的一个角色的；他对于政治是很热衷的，他对于他将来的政治生命，当然没一时没一刻不在那儿打算的；他在外国人中走进走出，又自以为是风头十足，漂亮万分的，然而——这个然



而应当大书特书的——他在中秋那一节，不已经把他贤人政客的真面目，赤裸裸的赏给我们看了么？

“春秋责备贤者”，其余衮衮诸公，也就可以不必多说了。

然而，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诸先生，一班在北京等候开学的学生，也实在太苦了。他们衮衮诸公尽可以辜负我们（手民注意：不要误排作滚滚诸公），我们苟其尚可典卖质押维持了生活去上课，还是替这班枯守北京的青年设身处地想想罢。

如果我们不上课，对于这班青年，当然并无责任之可言。因为负这责任的不是我们。但在这中国特别国情之下，方头靴子且不要穿，且顾念顾念师生间往日的情谊罢。

我说这份话，并不是学者“饭桶先生”之以清高责人。饭桶先生之清高，区区亦尝见之矣：有钱时的总长要饭，没钱时拂袖而去，此清高也；没钱的校长死也不肯做，有钱的委员就走马到任，此清高也。呜呼，清高美名也，然而微饭桶其孰能享之？若吾辈者，其为浊低乎，其为浊低乎，呜呼而又呜呼！

（十五年九月廿六日北京）



法国流俗语举例

所谓流俗语，在法文叫做 *le langage populaire*，或叫做 *la langue vulgaire*，用中文解释起来，就是一般民众所说的话。

现在先用北京话来做一个例。在一般人的意想中，以为北京话就是北京话，中间决不会再有什么分别。实际却不然。例如“容易”的“容”，有人读作“young”也有人读作“lounge”，“自各儿”的“自”，有人读作“tzz”，也有人读作“tchi”；我所住的胡同叫北帅府胡同，一般人读“府”为“fou”，但也常有人读作“pou”。诸如此类，只要留心去听，随时都可以听见。而且根据了这种的材料，我们可以归纳得出一个条理来：那一等的话，是那一等样的人说的。这样，我们在同一种语言之内，就可分出种种的阶级来了。

在中国有这种的情形，在法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因此有人把“口说的法国语”（*le français parlé*）分做了三种。

第一种是正则的话（*la langue normale*），是一般有知识的人在演讲等时所用的。

第二种是随常的话（*la langue familière*），比前一种要随便些，可是中流以上的社会中所常用的一种话。

第三种是粗俗话（*la langue triviale*），就是工人，下女，小贩，门房之类所说的话。

这种的分类法并不能说分得不好。可是，你若要在这



三类之间划出两条很清楚的界线来，那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现在为简便起见，不分为三类，而只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法国语，就是合于文法的规律的一种话。

第二类就是法国流俗语，就是一般民众口中所说，不一定合于文法的规律的话。

现在就举些最普通的例，把这两种话的不同处，略略比较一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语言是用字联合成功的，字又是用音联合成功的，所以在我们这研究中，也可以分作音与字两大部。但音与字是互相关连的，所以在这两大部分的中间，也不能划出一条极清楚的界线：有的时候，仍旧要会通了讲。

（一）音的方面

（1）减音例，——此由于说话时的贪懒或贪顺口，把比较次要一点的音素省去。

il 读为 i，—s' il vous plaft 已一致读为 s' f vous plaft；也有读为 si ous plaft 的，那就连 v 音也消失了。

il 也可以读为 l，——这虽然比较不甚普通一点，却也时时可以听见：l' a pas vu, lul! (il n' a pas……)

tu 读为 t，——最显著的是 tu as 读为 t' a，tu es 读为 t' es：T' as vu ca, tof? T' es fou!

字尾 - re 或 - le 之消失，——quatre 读为 quat；notrre 读为 not；votre 读为 vot；table 读为 tab；peuple 读为 peup；y a quat personnes a la tab (i y a quatre personnes a la table)。

é 音之消失，——cette heure 读为 st heure，cet homme 读为 st momme；cette lemme 读为 st femme。

此外如 mademoiselle 读为 mamzelle；voilà 读为 vla，mercredi 读为 mecredi；quelqu' un 读为 quequ' un，



quelque uns 读为 quèques uns, 不可胜举。

(2) 增音例, ——基于 liaison 之错误, 无端加入一音。此所加之音, 以 t 及 z 为最多, 因在 liaison 中, 以 t 及 z 为最多也。

增 t 音的:

Malbrough s' en va t en guerre.

il a t été chez moi.

il y a t encore du pain.

il va t et vient.

il faudra t aller.

quand t vous voudrez.

增 z 音的:

laissez - moi - z - entrer.

entre quat' z yeux. (quatre yeux)

quat' z officiers. (quatre officiers)

nous voilà z arrivé.

mets - toi - z - y (mets - to - là).

les z halles.

des z haricots.

(3) 有声之音转为无声之音例:

ie (ne) sais pas 读为 ch sais pas.

monsieur 读为 msieur, 甚至读为 psieu.

table 读为 tabl.

quatre 读为 quatr.

poudre 读为 poudr.

oui 读为 houi (略如吸水烟者吹纸煤之音)

(4) 音质 (timbre) 变化例:

toi 读为 t' oi; pied 读为 p' ied; pauvre 读为 p' auvre.



bien 读为 ben.

Eugène 读为 Ugène; Eugénie 读为 Ugènie.

ouvrier 读为 overier.

lundi 读为 lindi.

juin 读为 jouin.

panier 读为 pagnier; Daniel 读为 Dagnlel.

tiens 读为 ciens (然 tenez 不读为 cenez)。

cinquième 读为 cintième.

(5) 介音误用例，即 liaison 之中，用 t 处误用 z，或用 z 处误用 t:

vingt - z - hommes.

il était - z - à l' école.

c' est pas - t - à moi.

tu m' as - t - appelé.

i' étais - t - a la maison.

(6) 两音纠缠例:

quant à moi 读为 tant qu' a moi.

Mathilde 读为 Maltide.

Félix 读为 Felisque。

(二) 字的方面

(1) 减字例:

ne 之消失，——J' ai pas vu; J' ai pas mangé; Je sais pas. 或 ssais pas.

il y a 或 il n' y a 读为 ya: ya Jean qui m' a dit (c' est Jean qui m' a dit): ya pas d' erreur!

(surement, certainement)

n' est - ce pas? 读为 sspt?

qu' est - ce que c' est que cela? 读为



qu' est - ce que e' est que ca? 或 sque
c' est que ca? 或 c' est que ca? 或 sksa?

(2) 增字例:

增 en...de: j' en ai deux de chapeaux

(j' ai deux chapeaux).

增 mais 字: mais oui; mais nou; mais si.

增 que 字: alors, qu' i m' dit, quoi qu' elle a dit?

增 à lui, à elle à eux 等字: leurs pays

à eux; son chapeau à elle; le mien

à moi; le sien à elle; l' leur à eux.

增 il, ils, elle elles 等于 sujet substantif 之后: ma
femme elle est venne (亦有用二者); les sokdats ils sont mal-
heureux.

Puis 变为 et pi 或 et pi alors.

si 变为 si tellement: c' est si tellent beau!

où 变为 où que, 或 où c' est que, 或 oùsque: la mai-
son ou qu' il reste, ia maison ou c' est qu' ll reste.

qui? 变为 qui que? 或 qui c' est qui? 等:

qui qu' a fait ca?

qui c' est qui a fait ca?

(qui a fait ca?)

que? 变为 quoi que? qu' est - ce que c' est que? 等:

quoi que vous voulez?

qu' est - ce que c' est que vous voulez?

(que voulez - vous?)

(3) 代用字例:

ici 代 ci——cet homme - ici.

c' est celui - ici qui me l' a dit.